

四川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古抄本《文选集注》残卷研究
姓名：邹明军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古代文学
指导教师：常思春
20040601

古抄本《文选集注》残卷研究

专业 古代文学

研究生 邹明军 指导教师 常思春

〔摘要〕古写本《文选集注》自罗振玉影印此书以来，中国学界研究者尚少，对其作专题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对此书作了四个方面的专题探讨：一、《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和印行一题，在前贤介绍的基础上，对其散佚原因和前贤对散佚之卷得主记载之失实者作了新考索；二、《文选集注》编者及编纂时代一题，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作了些新探讨，对日人森立之“实系七百许年旧抄”、“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之说提出了一些新论证；三、《文选集注》编纂体例一题，对前贤未论及的《集注》编纂体例作了详细地揭示和评论；四、《文选集注》的文献价值一题，前贤仅论及中国已失传的《抄》、《音决》和陆善经注的孤本可贵，未从校读探讨其文献价值，本文则通过仔细校读及与《文选》诸传本比勘，揭示出《集注》所采李善本、《抄》、《音决》为唐抄本，列出与宋以来《文选》刻本异文并作考察，较确切地披露了《集注》本无与伦比的校勘《文选》后传本讹误的重要价值。论文以求实求是、简明扼要、主要表明自己的发现和见解为写作原则。

关键词：《文选集注》 编纂 体例 文献价值

The Reach of Wen Xuan Ji Zhu

Major: the classical literary

Graduate: Zou Mingjun

Tutor: Chang Sichun

Abstract: Wen Xuan is a literary works selected by Xiao Tong .Many men's explains about Wen Xuan from Wen Xuan Ji Zhu.It was found in Japanese .Mr.Luo Zhenyu copied it from Japanese.From then there are not many men work on it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four questions.One is about the discovery of the book.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the editor and the time. The third point of the article is about the value of Wen Xuan Ji Zhu. The author of it ,I think,was may be a teacher who taught people Wen Xuan in Japanese.He edit it as text book.Wen Xuan Ji Zhu is much worthy.According it we can correct many mistakes existing in editions of Wen Xuan.Wen Xuan Ji Zhu is consisted by Li Shan Gong Sunluo Wu Chen and Lu Shanjing's comments.The author of Wen Xuan Chao was probably a man in whose name there was a word Ca.

Key words: Wen Xuan Ji Zhu editor the worth of it

古抄本《文选集注》残卷研究

前言

清末以来,陆续发现和影印了一些长期沉没、罕为人知的《文选》古抄、旧刻珍贵孤本,计有:《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杨守敬在日本发现带回中国,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傅增湘有校本藏北京图书馆)、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日本金泽文库藏,有罗振玉影印本、日本京都大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北宋国子监天圣年间刻李善注本(分藏北京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明州刻六臣注本(藏日本足利学校图书馆,有日本汲古书院影印本)、南宋淳熙年间尤袤刻李善注本初印本(藏北京图书馆,有中华书局影印本)、朝鲜活字翻北宋元祐年间编刻六臣注本(藏韩国奎章阁,有韩国影印本)及敦煌文献中的《文选》残卷等。这些新发现的《文选》古抄本、旧刻本,不仅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文选》学”的内容,提出了“《文选》学”研究的新课题,而且对于整理校正《文选》这部影响至为久远的文学经典总集的后出通行本中的多种讹误提供了较原始的版本依据,文献价值甚高。

上举诸本,笔者有幸得到常思春先生提供他所收藏的影印本、复印本、校本。校读诸本中,得知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所采李善注本颇优于宋以来刻本,所采《文选抄》、《文选音决》、陆善经注在中国早已失传,尤为珍贵。

自罗振玉《嘉草轩丛书》影印《文选集注》残卷以来,在中国大陆也流传了将近九十年,研究它的论著并不多,所见有:罗振玉影印《文选集注》残卷《序》,谈《集注》本残卷在上世纪初的流散情况并推测此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骆鸿凯《文选学·源流第三》中提及《文选集注》,以说明在唐代除冯光震、萧嵩而外,“其时私家注《文选》者,犹不乏人”;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在《金泽文库与汉籍“金泽本”》一节中用几百字简单地介绍该书的面目;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周勋初先生《唐抄文选集注汇存·前言》、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对《集注》本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讨论了一些问题;向宗鲁先生《题〈文选集注〉后——书陆善经事》、虞万里《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中陆善经行事考略》、王德华《日本金泽文库〈文

选集注》骚类残卷〈离骚经小序〉解辨》等几篇文章都只就某一小问题作了些探讨。对《文选集注》残卷研究在我国尚薄弱，而日本学者则研究兴盛。笔者有感于此，故对《文选集注》残卷作点专题探讨。

一、《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和印行

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发现于日本。1856年，日本汉学家森立之所著《经籍访古志》卷六总集类著录《文选集注》零本三卷，云：

旧钞卷子本，赐芦文库藏。见存第五十六、第一百十五、第一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第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沈著，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前旧抄。注中引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抄》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抄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与？其所引陆善经、《音决》、《抄》等书，逸亡已久（原注：陆善经《文选》，遍检史志，不载其目。考见佐世《见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抄》六十九卷，公孙罗撰。又载《文选抄》三十卷，缺名氏，未知孰书。第一百十五卷首题云：今案《抄》为郭林宗。）今得借以存其崖略，岂不可贵乎？小岛学古云：此书曾藏金泽称名寺，往岁狩谷卿云，清川吉人一阅，归来为余屡称其可贵。而近岁已归于赐芦之堂，故得纵览。此本曾在金泽，而无印记。当是昔时从他借留连者矣。近日小田切某又得是书零片二张于称名寺败簏中，一为第九十四卷，一不知卷第。今归僧彻定架中。闻某氏亦藏第百二卷，他日当访之。（据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引）

此则著录首次披露了日本金泽称名寺即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及流散信息。

清末，罗振玉先生两次旅日，得《文选集注》原本二卷，又托人于金泽文库摹写了十五卷，带回中国。罗氏摹本之后，金泽文库之藏又有散出，海盐张氏所得两卷，其中一卷即为罗氏摹本十五卷中一卷之原本。1918年，罗振玉以其所得原本二卷及摹本十五卷去其海盐张氏有原本之一卷，共十六卷，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影印收入《嘉草轩丛书》，此为《文选集注》残卷首次印行。罗氏影印本《序》云：

日本金泽文库藏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无撰人姓名，亦不能得其总卷数。卷中所引，于李善及五臣注外，有陆善经注，有《音决》，有《钞》，皆今日我国所无者也。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往在京师得一卷，珍如璆璧。宣统纪元，再游扶桑，欲往披览，匆匆不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君诺焉。予以与善注本详校，异同甚多，且知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二，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百二十卷，卷第固可知矣，而作者卒不可知也。此书久已星散，予先后得二卷，东友小川简斋君得二卷，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今在文库者多短篇残纸而已。其海东藏书家尚存几许，则不可备知也。予所藏二卷，影写本无之，杨氏藏本今不知在何许，小川君及张氏本则均已影写在十五卷中，予念此零卷者，虽所存不及什二，然不谋印行，异日求此且不可得，而刊行之事，予当任之。乃假而付之影印，予所藏二卷，即就原本印之，不复传写，以存其真。张氏藏卷，闻将自印于上海，乃去此二卷，仍得十有六卷，乃稍稍可流传矣。然距影写时则已十年，其卒得印行，亦幸事也。诸卷中其第一百十六前半据东友所藏善写小字本钞补，小字本至褚渊碑‘元戎启行衣冠未辑’止，而原本则自衣冠未辑二句起，此二句之注，两本详略互异，不知他注何如？惜无从比勘，似此书原本外，尚有善写别本，且与此本有异同，而未闻东邦学者言及之，附记于此，俟它日访焉。宣统十年戊午六月。

罗振玉影印的十六卷，其卷四十八、卷五十九两卷为原本，其卷六十二、卷六十三、卷六十六、卷六十八、卷七十一、卷七十三、卷七十九、卷八十五、卷八十八、卷九十一、卷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一百零二、卷一百一十六共计十四卷为摹本。

罗振玉第二次旅日返国时，将其在日本一住宅捐给京都大学文学部，以期用售房经费影印日本所藏的中国古写卷子。1935年至1942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负罗振玉所托，广搜日本所存汉籍古写本，影印为《旧钞本丛书》发行；其第三集到第九集，即是《文选集注》，全据原本影印，共二十三卷，包括了罗振玉已印的十六卷全部，又有卷第八、第九、第十三、第四十七、第五十六、第六十一、第一百一十三共计七卷。其中第四十八、第五十九两卷为罗振玉归还日本者，第六十八、第七十三、第九十三、第九十八、第一百一十三共五卷，

则是清末任驻日本公使署参赞田潜带回中国，经董康、张月岩等书贾倒手后而为日人追觅购回者。《经籍访古志》所记赐芦文库三卷，其第一百一十五卷不在影印本中，当已散佚。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所辑《文选集注》残卷，署书名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精装三大册，印行八百部。此书除收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全部外，又增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第九十八卷（完卷），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周暹捐第四十八卷中一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第七十三卷中一节、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成笈堂文库所藏第六十一卷中一节，是目前搜集最富的《文选集注》残卷影印本。其搜采、影印出版经过，周勋初先生在《前言》中有详悉叙述。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抄本丛书》，时当日本侵华之际，流入我国者无几部，旧时研读《文选集注》者大抵采罗振玉《嘉草轩丛书》影印本。周勋初先生辑本广搜散佚，影印行世，实是中国学界一大幸事，周先生是继罗振玉之后于《文选集注》残卷保存流传的又一功臣。

《文选集注》，罗振玉推定其为析李善注本六十卷为一百二十卷，今存残本二十四卷中，其尚为完卷及近于完卷者有第八、九、五十六、六十三、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一、九十一、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八、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六，共十三卷。

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记云：“小林询大坂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时吾国公使署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余从田君收得谏词一卷。田君归国后悉鬻之于厂肆正文斋，今某君所藏，即从正文斋购之也。甲寅岁，余因迎玉姬，无资备办奁具，乃翻《静志居诗话》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后汉书》故事，割让于津门某氏。嗣厂友张月岩得此卷，以万元钜值鬻于胜山，艺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贱售。”董康所记“吾国公使署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田参赞即田潜。田潜所得《文选集注》当有六卷，后多为日本人复追寻购回。其为日本人追寻购回之卷第七十三零页有田潜题记：“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

中定为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记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曹子建《七启》在《文选集注》卷第六十八。五颂，指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扬子云《赵充国颂》、史孝山《出师颂》、刘伯伦《酒德颂》、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此五颂在《文选集注》卷九十三。干宝《晋记总论》在《文选集注》卷第九十八。又，为日本收回之卷第六十八、卷第八十八有田潜印章，其售与董康后为日本购回之谏词一卷为卷第一百一十三。今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卷第九十八亦为田潜带回而未为日本复购回者。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卷第七十三中一节，即是田潜以其所得《文选集注》全部售与北京厂肆正文斋，正文斋为牟利而截切其卷分卖所至。周勋初《〈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对田潜所得诸卷来龙去脉考之详悉。田潜所得第六十八、第七十三、第八十八、第九十三、第九十八、第一百一十三共六卷，其第六十八、第八十八、第九十三，罗振玉摹本有此三卷，当是田潜所得在罗振玉摹本后。田潜所得六卷，虽经倒手截切，今周勋初辑本此六卷皆在，首尾基本完整，似尚无遗失。

罗振玉影印《文选集注》残本《序》称“楚中杨氏得一卷”，此记或得之传闻，似不确切。楚中杨氏指杨守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中无《文选集注》残卷之载，其卷十二著录“《古抄文选一卷》，卷子本”，乃为《无注三十卷》本之卷一，杨氏得之于森立之所藏，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杨氏著录引《经籍访古志》著录云卷中“标记、旁注及背记引有陆善经、善本、五臣本、音决、钞、集注诸书及今按云云”，或以此而误传为《文选集注》之卷。《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末附日本学者横山弘编《〈文选集注〉研究论著目录》即误收入杨氏《日本访书志》卷十二《古抄文选》一卷著录之目。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首《缘起》云：“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尔时贩鬻于我土者不下数千万卷。犹忆前数年有蔡姓者载书一船，道出宜昌，友人饶季音得南宋板《吕氏读书记》一部，据云宋元槧甚多，意必有秘笈孤本错杂于其中，未知流落得所否。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又云：“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学外，以金泽文库为最古，当我元明之间。今日流传宋本，大半是其所遗。”杨氏为湖北宜昌人，清光绪庚辰（1880年）以驻日公使随员赴日（《访书志序》），

其《缘起》末署“光绪辛巳（1881年）二月”，二即作于赴日次年，时当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所记为其时日本藏书家所藏汉籍遭劫难流散之惨重情形。金泽文库所藏《文选集注》当即于明治维新期间流散。董康称光绪末宣统初尚见金泽文库存《文选集注》残卷三十二卷，其后又颇流散；1929年（昭和四年）日本政府宣布《国宝保存法》，自明治维新以来汉籍遭劫难流散之厄始告结束。其后，日本遂追寻《文选集注》流散之卷，以重金购回，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之二十三卷，即是其时金泽文库残存及追寻复购回者。

二、《文选集注》的编纂时代及编者讨论

《文选集注》，我国清以前典籍中无记载，日本近代以来研究此书的论著亦未提及在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记载此书之前有日本文献记载，所存残卷无书首、书尾序、跋部分，故此书的编纂时代及编者是一个谜。森立之据其“笔迹沉着，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判为“实系七百许年旧抄”，“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经籍访古志》刊行于1856年，以此推之，其“七百许年”，则当我国南宋时期。罗振玉影印本书名称“唐写”，而《序》称“古写”，云“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董康《书舶庸谭》直谓“吾国五代时写本”，未谈理由。屈守元先生《文选导读》认为“显然是六臣注本系列的产物……是以南宋书坊刻经书的注疏释文三合本、史书的三家注本、集部的千家注五百家注本为其时代背景的”，即谓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其他研究论著，大抵以书中避唐高祖、太宗讳、多唐代俗字、收有唐开元时成书之五臣注及陆善经注、不避宋讳，而以其为玄宗开元后唐人所编。

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森立之“实系七百许年旧抄”“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及屈守元先生以为编于南宋六臣注《文选》流行之后的见解提出三点反驳理由：“第一，《文选集注》所集《音决》、《抄》、陆善经本，唐以后已不见著录，南宋时期更没有编《集注》的条件；第二，《文选集注》所存《文选》旧貌颇有与宋刻本不同者，如产生于南宋，不应与宋刻有太大差异；第三，《文选集注》反切注音均用‘某某反’，而非如宋刻的全用‘某某切’。因为从中唐大历起，始讳‘反’字，故后世刻本均不再用‘反’名，这也证明《集注》并非产生于南宋时。”又说：“其实这个《集注》写本不仅不是南宋以后产物，也并非‘写自海东’。它最先藏于北宋著名藏书家田伟处，不知何时流入日本。台湾学者邱榮錫^①1971年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仔细研究了《文选集注》，在第六十八卷首发现了‘口州田氏藏书之印’钤记，‘口州’应是‘荆州’，‘荆’字损坏，但从艸从刀，尚可辨认。除此之外，田伟藏书堂号‘博古堂’印记亦存，由此可以断定《文选集注》本来为我国旧藏，日本人所谓‘平安书体’及罗振玉的‘或写自海东’诸说，当不攻自破。”

傅刚之说似乎凿凿有据，实乃大错特错了。周勋初《〈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载《〈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说：“《文选集注》第八十八卷上有‘伏侯获观’一印，第六十八卷上则有‘荆州田藏书之印’、‘田伟后裔’、‘审美珍藏’、‘七启盒’、‘伏侯在东精力所聚’、‘博古□□□’、‘景伟_慶印’、‘潜’、‘潜山’、‘潜叟秘笈’等印章不下十多处。”周先生考这十多处印章都是清末田潜在他所得之卷上盖的自己的印章，并考明田潜名_昭，字伏侯，号潜山，江陵人，是北宋著名藏书家荆州田伟（其藏书处名博古堂）的后代，其“田伟后裔”、“景伟_慶”、“博古□□□”之印是田潜夸耀远祖藏书之荣。周先生在日本亲见为日本复购回的田潜所得之卷，又对田潜其人及诸印寓意考察详明，傅刚以台湾邱榮_陽《今存日本之〈文选集注〉残卷为中土唐写旧藏本》（见台湾《中央日报》1974年10月30日版）介绍《集注》残卷上印章误判为宋田伟之印，遂断言为北宋田伟藏书后流入日本。对其印章判定既误，则其为北宋田伟前中国所编的推测即为无据。傅刚反驳森立之和屈守元先生见解的三条理由，便是以对印章的错误判定为前提，也就没有多少说服力。

拙见以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据墨光、纸质推定“实系七百许年旧抄”及“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之说不可轻忽。森立之是日本有名藏书家（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首）、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所见日本古写本及中国唐写本、宋刻本甚众，鉴定版本经验丰富，“实系七百许年旧抄”，语甚肯定，颇自信。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首《缘起》记其所见日本古抄本云“至于抄本，皆用彼国茧纸，坚韧胜于布帛，故历千年而不碎”。森立之云《集注》残卷“纸带黄色，质极坚厚”，似为日本茧纸。

《文选集注》所引《文选抄》、《文选音决》，森立之云“考见佐世《见在书目》”。佐世《见在书目》即日本阳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间（876年—898年，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藤原佐世（？——897年）奉敕编纂的《本朝见在书目》一卷，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对《见在书目》有详悉的介绍，说它“记录了九世纪后半期日本国家公务机构如图书寮、大学寮、弘文院、校书殿、太政官文殿等，以及天皇私人藏书处，如冷然院、御书所等实际收藏的汉籍目录，并逐一标明著者和卷数”。《见在书目》著录的公孙罗《文

选音决》十卷、《文选抄》六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公孙罗书为《文选注》六十卷、《文选音》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公孙罗书为《文选注》六十卷、《文选音义》十卷（新、旧《唐书·儒学传》皆称《文选音义》）。拙见以为《见在书目》著录的公孙罗《文选抄》六十九卷，当是公孙罗《文选注》、《文选音决》的一个合抄本，抄为六十九个卷子（疑《音决》十卷抄为九个卷子），或许以其为二书合抄本而称其书名为《文选抄》，不可简单地指其“六十九卷”之“九”字为误衍。《见在书目》又于公孙罗《文选抄》下著录缺名氏《文选抄》三十卷，今考《文选集注》残卷所引《抄》，似为采此书，就《文选集注》残卷所引透露出的消息看，此书亦或是公孙罗《文选注》的一个抄本，只是其中有抄者偶加的“案”语而已（说详后）。《文选集注》所引《抄》、《音决》二书名与日本古书目《见在书目》著录一致，而异于中国文献记载之称，可作为森立之“疑皇国儒流所编”之一旁证。

《文选集注》引有陆善经注。陆善经注《文选》，《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说：“开元十九年三月，萧嵩奏王智明、李玄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善旧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嵩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刘肃《大唐新语·著述》说：“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震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蹲鸱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院中学士向挺之、萧嵩抚掌大笑。智明等学术非深，素无修撰之艺，其后或迁，功竟不就。”中国文献记载仅此而已，无陆善经自注《文选》或书流传的记载，可见其《文选注》在中国无传。

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引日本古书目《见在书目录》著录：

《周易》八卷	陆善经（室生寺本‘经’误作‘继’）注
《周诗》十卷	陆善经（室生寺本‘经’误作‘断’）注
《古文尚书》十卷	陆善经（同上）注
《三礼》卅卷	陆善经（同上）注
《春秋三传》卅卷	陆善经注
《论语》六卷	陆善经注

《孟子》七卷 陆善经注

《列子》八卷 陆善经注

陆善经的著作流入日本为日本古书目《见在书目录》著录至有八种之多。这八种著作中，中国目录著录只一种，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陆善经《孟子注》七卷。可见陆善经是唐代日本遣唐使推重的学者，彼此交往密切，陆氏所著书多为日本遣唐使购去带回日本，而在中国少有传者（抑或是留唐者毁于安史兵火）。陆善经《文选注》既在中国无传，绝大可能如《见在书目》著录的陆善经八种书一样，为日本遣唐使购去带回了日本，其《见在书目》无著录，当是其书在私家之手。陆善经《文选注》，仅见于《文选集注》引用，而《文选集注》发现于日本，若《文选集注》为中国人编而传入日本，则不可能引及陆善经注。此亦可作为森立之“疑皇国儒流所编”之一旁证。

《文选集注》所采李善注本颇存古书旧式，其正文、注文与宋以来诸刻本颇有异处，宋刻讹误处，《集注》本则不讹，是宋人校刻李善本，未能见到《集注》所据之李善注本，《集注》所据之李善注本亦当是日本所存唐写本。

由上面对《文选集注》所采《文选抄》、《音决》、陆善经注、李善注本的考察分析大致见出，《文选集注》绝大可能是日本《文选》学家采集日本所藏诸唐写《文选》注本汇抄而来。日本学者佐竹保子《从〈九条本文选〉所收的识语看〈文选〉教学在日本》（载2003年学苑出版社出版《文选与文选学》）介绍当我国宋、元、明代，日本皇室、贵族颇爱好《文选》，喜欢校抄《文选》古写本。《文选集注》或是当我国宋、元时代日本教《文选》的教师编得《文选》教材。

三、《文选集注》的编纂体例

罗振玉《文选集注》残卷《序》云：“其析善注本一卷为两卷，盖昭明原本为三十卷，善注析为六十卷，此又析为一百二十卷。”罗氏以其摹本第一百一十六卷所载为李善注本卷五十八后二篇推测。以今存二十四卷核之，似非如罗氏所言整齐划一地以李善注本一卷分为两卷，又残卷卷六十一实分上、下两卷，或全书所标总卷数如罗氏所推为一百二十卷，而实际卷数并不止此。今存残卷中其卷首卷尾完整者，其卷首首行皆题“文选卷第几”、“梁昭明太子撰”、“集注”三项，后列当卷类目、篇目（类目有编次，如“京都八”、“京都九”；篇目上冠作者，下有“一首”或“几首”字），正文先列篇名（下亦有“一首”或“几首”字），次行列作者。

其正文分句或分节加注，注文首列李善注，次列《抄》，次列《音决》，次列五臣注，次列陆善经注，这个排列次序或是依诸家注本成书先后。其篇有旧注为李善注所采者则列旧注，标出旧注者姓名。同条注末往往有编者“今按”，注所采诸家本正文异文。所存二十四卷中“今案”，只出现“钞某为某”、“音决某为某”、“五家本某为某”、“陆善经本某为某”，未出现过“李善本某为某”，是其正文为采李善本，为各本与李善本比较的异文。显然《文选集注》全书为采李善注本为底本，而附入所采他家之注。他家注本正文与李善注本正文有异，注文即往往与李善本小有不合，其“今按”校语正好缝合了这一差异。李善注重在“释事”，《抄》、五臣注、陆善经注重在“释义”，三家之注正好作为李善注之疏释和补充，颇得唐人《五经正义》注疏体例之要。

《集注》本注音以《音决》为主，李善音与《音决》相同者，去掉李善音；李善音与《音决》不同者（包括《音决》无该字注音者），把李善音保留在善注中间（李善注中还为引用材料中生僻的字所注音亦保留）。五臣注的音同于《音决》者同样被删削了，如果五臣音与《音决》有所不同，则在引《音决》结束后，加上“五家某，某某反”予以保留。

《文选集注》采李善注本为底本，尊李善注，编纂体例谨严有法度，较宋人所编秀州本、明州本《六臣注》以五臣注本为底本而颇删李善注远为高明。

四、《文选集注》残卷的文献价值

《文选集注》采李善注本为底本，收录《抄》、《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其《抄》、《音决》、陆善经注，在中国早已失传，是研究唐代《文选》学至为珍贵的文献。李善注本、《抄》、《音决》是《文选集注》的主体，这里对这三种的文献价值及有关问题作些探讨，着重谈谈李善注本。

（一）李善注

李善注《文选》，在唐代《文选》诸家注释中最为博洽翔实。屈守元先生在《〈文选〉导读》中说：“李善在《文选》学上的成就，不仅超过他的同门许、魏、公孙，而且比起他的老师曹宪来，也像冰之于水，青之于蓝，有了大大的突变。”并认为“《文选》学就是《文选李善注》之学”。然李善本的传本则至为复杂。

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上“非五臣”条云：“世人多谓李氏立意注《文选》过为迂繁，徒自骋学，且不解文意，遂相尚习五臣者，大误也。所广征引，非李氏立意，盖李氏不欲窃人之功，有旧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题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阔乖谬，犹不削去之。苟旧注未备，或兴新意，必于旧注中称‘臣善’以分别。既存元注，例皆引据，李续之，雅宜殷勤也。代传数本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尝将数本并校，不唯注之贍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无似余家之本该备也。”

宋代以来所传李善注本有两个系统：一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国子监校刻本（下省称天圣本），此本后无传刻，今存残本分藏北京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我有幸读到常思春先生收集的台藏复印本及所校北图藏本并部分复印卷），六臣注本所采李善注本为此本，此为一个系统；一是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下省称尤刻本），此本正文、注文与天圣本颇有差异，且混入大量五臣注，非纯粹李善本，元、明、清及今传李善注本皆由此本或其祖本来（明汲古阁刻本似由尤刻祖本来），此为一个系统。

前文谈《文选集注》体例时已考明《文选集注》为采李善注本为底本，

其正文一依李善本（有从他本处皆注明，如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采《序》），于李善注仅删善音同于《音决》者。以天圣本、尤刻本与《集注》李善本相校，三本正文文字不乏相异处（尤刻本更甚），注文详略亦颇有不同（尤刻本更甚），是《集注》李善本又独为一个系统。

《集注》李善本保存了古书旧式。

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序末所列魏、蜀、吴诸名臣，宋天圣本、尤刻本、五臣注本、六臣注诸本皆作：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吴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达，庞统字士元，张昭字子布，袁涣字曜卿，蒋琬字公琰，鲁肃字子敬，雀琰字季珪，黄权字公衡，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陆逊字伯言，陈群字长文，顾雍字元叹，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经字承宗，陈泰字玄伯。

所列魏、蜀、吴名臣相杂混乱，又与后面“赞”文叙次不相应。《集注》本则作：

魏志九人	蜀志四人	吴志七人
荀彧字文若	诸葛亮字孔明	周瑜字公瑾
荀攸字公达	庞统字士元	张昭字子布
袁涣字曜卿	蒋琬字公琰	鲁肃字子敬
雀琰字季珪	黄权字公衡	诸葛瑾字子瑜
徐邈字景山		陆逊字伯言
陈群字长文		顾雍字元叹
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
王经字承宗		
陈泰字玄伯		

（原为由右往左竖排分三栏，今为排印方便移为横排）

三栏分读，先读上栏魏志九人，再读中栏蜀志四人，再读下栏吴志七人，井然有序。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亦为此式。《集注》本此节注文后无“今案”校语，是其所采《抄》、五臣本、陆善经本此节与李善本不异，亦为此式。

这无疑是萧统《文选》原编形式。宋刻本乃不明分栏读旧式而分行连读，遂至魏、蜀、吴人名杂乱无章。宋刻本这一讹误，宋人无提及，是宋传《文选》皆失旧式，元、明、清人亦无校订，自《集注》本及《古抄无注》本现世，宋以来刻本《文选》的这一讹误才真相大白。

《集注》本凡相承重复之字、之词、之句皆于上字下作“彡”符号表示。有两种情形：其一为单字重复，如“洋洋”作“洋彡”，“轰轰”作“轰彡”之类；其二为词、句重复，《扶风歌》“我欲竟此彡曲彡悲且长”则为“此曲此曲”之重复，他如“死彡罪彡”则为“死罪死罪”之重复，“弥彡子彡”则为“弥子弥子”之重复等等。这一形式，其来甚古，先秦《石鼓歌》刻石即如此。宋刻《文选》中时有当重复字、词、句而不重复者，今由《集注》本这一旧式可以得知其脱佚之由而能予以校正。

《集注》本卷首列卷目，其后正文篇题下皆有“一首”、“几首”字。其卷八卷目为“京都八 左太冲蜀都赋一首”，篇目为“三都赋序 左太冲”、“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 刘渊林注”；卷九卷目为“京都九 左太冲吴都赋一首”，篇目为“吴都赋一首 左太冲 刘渊林注”。宋以来李善注《文选》诸刻本卷四左思《三都赋》卷目皆作“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篇目作“三都赋序一首 左太冲 刘渊林注”、“蜀都赋一首 左太冲 刘渊林注”，总目亦列为“左太冲三都赋序一首、蜀都赋一首、吴都赋一首、魏都赋一首”，把《三都赋序》作为独立一篇。左思《三都赋序》与班固《两都赋序》性质相同，不当《两都赋序》不单列而《三都赋序》单列。《集注》本卷目不以《三都赋序》单列及题下无“一首”字，揭示了宋以来诸刻本这一讹误及校正的版本依据。又《集注》本《三都赋序》注引有綦母邃注几条，宋以来李善本刻本亦有这几条，但不出“綦母邃曰”字样，而在《序》题下标“刘渊林注”，则误为刘渊林注矣。《集注》本的《三都赋》标题及《序》注，无疑是《文选》的原貌。宋以来李善本刻本的《三都赋》标题及《序》注之讹，亦由《集注》李善本现世才被揭示。

上面举例展示了《集注》李善本的“古本”面貌。下面将《集注》本正文与翻尤刻本之胡刻本正文的重要异文列为一表，并以《古抄无注三十卷》本、天圣本附入，以相比较。

卷第	篇名	集注本	古抄无注本	天圣本	胡刻本	备注
9	左思《吴都赋》	旁魄而论	佚	旁魄而论都	旁魄而论都	无“都”为胜
59	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	杳杳西颓日	杳杳日西颓	杳杳日西颓	杳杳日西颓	“西颓日”为胜
59	谢灵运《石门新营所在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诗》	庶持乘日用	庶持乘日用	庶持乘日车	庶持乘日车	“用”是，“车”非
59	鲍明远《玩月城西门解中》	郢曲绕阳春	郢曲绕阳春	郢曲发阳春	郢曲发阳春	作“绕”为胜
59	谢玄晖《和王主簿怨情诗》	故心人不 _レ 见	故心人不 _レ 见	故人心不 _レ 见	故人心不 _レ 见	“故心”为胜
61	鲍明远《拟古》	舆马塞衢路	舆马塞衢路	鞍马塞衢路	鞍马塞衢路	“舆”为胜
61	鲍明远《代君子有所思》	笙歌侍明发	笙歌待明发	笙歌待明发	笙歌待明发	“侍”为胜
61	江文通《古别离》	君行在天崖	君行在天崖	君在天一涯	君在天一涯	“君行”为胜
61	江文通《潘黄门岳》	永怀寄梦寐	永怀宁梦寐	永怀宁梦寐	永怀宁梦寐	“寄”为胜
62	江文通《刘太尉琨》	时哉苟有会	时或苟有会	时或苟有会	时或苟有会	“哉”为胜
62	江文通《卢中郎谌》	感遇踰琴瑟	感遇踰琴瑟	感遇喻琴瑟	感遇喻琴瑟	“踰”为胜
62	江文通《孙廷尉綽》	孙廷尉綽	孙廷尉綽	张廷尉綽	张廷尉綽	“孙”是，“张”非

79	任昉《奏弹曹景宗》	犹其转战无 穷	犹其转战无 穷	佚	犹有转战无 穷	“其”是， “有”非
79	任昉《奏弹曹景宗》	收付廷尉法 狱罚罪	收付廷尉法 狱罚罪	佚	收付廷尉法 狱治罪	“罚”为 胜
79	任昉《奏弹刘整》	臣任君稽首 言	臣任昉稽首 以言	佚	臣任昉稽首 言	“任君”为 当，家集避家 讳
85	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吾以不如嗣 宗之资	吾以不如嗣 宗之贤	佚	吾不如嗣宗 之贤	“以”、“ 资”为胜
85	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	万机缠其心	机务缠其心	佚	机务缠其心	“万机”为 胜
85	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荣辱之所由 生也	荣辱之所由 生也	佚	荣辱之所由 兴也	“生”为 胜
85	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小战江由，成 都自溃	小战江介，则 成都自溃	佚	小战江介，则 成都自溃	“江由”是 (蜀地名)，“ 则”字衍
85	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	然主相眷眷	然主上眷眷	佚	然主上眷眷	“相”为 胜
85	赵景真《与嵇茂齐书》	恢廓宇宙	恢维宇宙	佚	恢维宇宙	“廓”为 胜
85	赵景真《与嵇茂齐书》	六翮摧屈	六翮摧屈	佚	翊翮摧屈	“六翮”为 胜
98	干令升《晋纪总论》	夕成桀跖	夕成桀跖	夕为桀跖	夕为桀跖	“成”为 胜

98	干令升《晋纪总论》	之 所以 长 久 也	之 所 以 长 久 也	所以长安也	所以长久也	有“之”为胜
98	干令升《晋纪总论》	而 杂 其 薪 燎 也	而 离 其 薪 燎 也	而杂其薪燎也	而离其薪燎也	“杂”是，“离”非
98	干令升《晋纪总论》	长安国秦地也	长安固秦地也	长安固秦地也	长安固秦地也	“国”是，“固”非（指长安王封地）
98	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饰玩少华	饰玩少华	饰玩华少	饰玩华少	“少华”是，“华少”非
102	王子渊《四子讲德论》	陈懿诚于本朝之上	陈懿诚于本朝之上	陈恳诚于本朝之上	陈恳诚于本朝之上	“懿”为胜
102	王子渊《四子讲德论》	邪论不能惑孔异墨	邪论不能惑孔墨	邪论不能惑孔墨	邪论不能惑孔墨	有“异”为胜
102	王子渊《四子讲德论》	凄怆子弟之累首	凄怆子弟之累首	佚	凄怆子弟之纆匿	“累首”为胜
113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	譙国譙人也	譙国譙人也	譙国譙人也	譙人也	有“譙国”为胜
113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	世疵文雅	俗疵文雅	俗疵文雅	俗疵文雅	“世”为胜
113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	子独正色	子独正色	予独正色	予独正色	“子”是，“予”非
113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	惟尔之在	惟尔之存	惟尔之存	惟尔之存	“在”为胜
113	潘安仁《夏侯常侍诔》	吾恻而谁	吾恻而谁	吾恻为谁	吾恻为谁	“而”为胜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汧马督诔	汧马督诔	马汧督诔	马汧督诔	“汧马”当为古本 “马汧”为后改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晋故汧督守关中侯	晋故汧督守关中侯	晋故督守关中侯	晋故督守关中侯	有“汧”为是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纡青拖紫之司	纡青拖紫之司	纡青拖墨之司	纡青拖墨之司	“紫”为胜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因焚穢火熏之	因焚穢火薰之	因焚穢火薰之	内焚穢火熏之	“因”为胜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追赠牙门将蜜印绶	追赠牙门将军印绶	追赠牙门将军印绶	追赠牙门将军印绶	“蜜”是，“军”非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贪婪群狄	婪婪群狄	婪婪群狄	婪婪群狄	“贪婪”为胜
113	潘安仁《汧马督诔》	精贯白日	精贯白日	精贯白日	精冠白日	“贯”是，“冠”非
113	颜延年《阳给事诔》	凉冬器劲	凉冬器劲	凉冬气劲	凉冬气劲	“器”是，“气”非
116	蔡伯喈《陈太丘碑文》	遣官属掾史	遣官属掾史	遣官属掾吏	遣官属掾吏	“史”是，“吏”非
116	王仲宝《褚渊碑文》	用人必于犹已	用人必于犹已	用人言必犹于已	用人言必由于已	“用人必于犹已”是
116	王仲宝《褚渊碑文》	既秉辞梁之介	既秉辞梁之介	既秉辞梁之分	既秉辞梁之分	“介”为胜
116	王仲宝《褚渊碑文》	薨于第	薨于第	薨于私第	薨于私第	无“私”为胜

《集注》本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小战江由，成都自溃”，李善注：“《魏志》（《邓艾传》）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伐蜀。艾至阴平先登，至江由，蜀卫将军诸葛瞻列阵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斩瞻。”对“小战江由”注释甚清楚；又引《钞》曰：“江由，地名也。”是李善本、《钞》本皆作“江由”。“江由”即今四川江油。《古抄无注》本“江由”作“江介”，乃误。天圣本、尤刻本皆作“江介”，又改李善注引《魏志》“至江由”为“至江介西”（检《魏志》作“至江由”），正文、注文两误。

上文谈《集注》李善本正文的校勘价值已论及其李善注可校正宋以来刻本李善注的讹误。这里再举数例：

20

“善曰”二字。

2、《集注》本《吴都赋》“穷陆饮木，极沉水居。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开北户以向日，齐南冥于幽都”注：“刘逵曰：朱崖，海渚（胡刻本无“渚”）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有水泉……日南之（胡刻本为“人”）北户犹日北之（在刻本为“人”）南户也。《尚书》宅朔方曰幽都，谓日既在北则南冥与幽都同也。李善曰：渊客见《博物志》，穷陆见《后汉书》，《史记》曰：秦始皇地南至北户，北据河为塞。”胡本中的“善曰”二字在“南户也”之后。

3、《集注》本《吴都赋》“岐嶷继体，老成弈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辙。”注：“刘逵曰：跃马，腾跃之谓也，《蔡泽传》曰：跃马富贵（胡本“富贵”为“肉食”）。《毛诗》曰克岐克嶷，又曰虽无老成人。《国语》祭公谋父曰亦世载德。韦昭曰：亦亦前人，《汉书》班固为弈世载德，然弈与亦同。谢承《汉后书》（当为《后汉书》）曰：王翁位二千石，弈世相袭，杨惲书曰：乘朱轮者十人。”胡刻本“善曰”二字在“富贵”下，“刘逵曰”下有“岐嶷谓有识知也，老成德之人养之气言”，“惲书曰”下有“方家隆盛时”又无“《国语》祭公谋父曰……弈与亦同”。

4、《集注》本卷八八司马长卿《难蜀父老一首》

（1）“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先，黎民惧焉。”注曰：“张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难知，众民惧也。李善曰：《尚书》曰黎民于变时雍。”胡刻本无“善曰”。

（2）“昔者洪水沸出，汜滥衍溢。”注：“张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苍解诂》（“话”当为“诂”）曰溢，水声也。《字林》匹寸反。李善曰：古《汉书》为溢出，今《汉书》为衍溢也。”胡刻本无“善曰”和“出”字，亦无“今”下面的“汉书”二字，“话”为“诂”，“衍溢”为“衍非”。

（3）“决江疏河，澌（胡刻本为“灋”）沉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注：“张揖曰疏，通也。灋，分也。韦昭曰灋反史纸（当为史纸反），今诸本作渐字。李善曰：《说文》澹，水摇也。”胡刻本无“善曰”，“反史纸，今诸本作渐字”为“苏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沉溺摇动之灾也，灋或作澌，《字书》

曰澹，水索也，赐移切。”“水摇也”后有“徒濫切，颜师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灾也。灑，所宜切。”

(4)“使疏逖不闭 **勿爽**，闇昧得耀乎光明”注：“韦昭曰 **勿**，梅悞反李善曰：言疏远之国不被壅闭……”胡刻本无“善曰”。

5、《集注》本卷九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一首》

(1)“记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注：“服虔曰：恭，敬也。李善曰《汉书解故》胡广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也。”胡刻本无“善曰《汉书解故》”。

(2)“及至巧冶铸干将之璞，清水淬其锋，越砥 **飲** 其锷”注：“应劭曰：《传》曰：得一宝剑不如一区冶，区冶即巧冶。李善曰：《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愿请此二人为铁……故曰越也。”胡刻本无“善曰”。

(3)“忽若簪汜画涂”注：“如淳曰若以簪扫于汜灑之处也，音遂。李善曰：塗，路也。”胡刻本无“善曰”。

(4)“去卑辱奥流（胡刻本为“渫”），而升本朝，离蔬释蹻，而享膏粱”注：“张晏曰奥，幽也，渫，狎也，汙也。应劭曰离此蔬食……李善曰：《国语》樂伯请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难正也。贾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者率骄放，性难正也。”胡刻本无“善曰”，“膏粱”前无“公曰夫”，“汙也”前有“辱”，后有“如淳曰奥音郁”，“食肥”后有“美”。

6、《集注》本卷九三杨子云《赵充国颂一首》

(1)“有守矜功，谓之弗剋”注：“应劭曰：酒泉太守章武贤自上将万骑出张掖，击 **罕** 开在鲜水上也。李善曰武贤言充国屯田之便，不如击之，《论语讖》曰：重耳反谏，成德矜功也。”胡刻本无“善曰武贤”，无“自上将万骑出张掖，击 **罕** 开在鲜水上也”，“成德”之“成”为“伐”。

(2)“请奋其旅于罕之羌”注：“韦昭曰：罕，羌名也。苏林曰在金城南。李善曰武贤言但击罕羌，西零自降也。”胡刻本无“善曰”。

以上胡刻本无“善曰”，或“善曰”位置与《集注》本不同诸条，显然为胡刻本脱误，而《集注》本为当。

《集注》本卷五十九鲍明远《数诗一首》“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注：

“李善曰：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下衍一“二”字，删）八，歌钟二肆。’”胡刻本作：“张衡《舞赋》曰：历七盘而屣蹑。七盘已见陆机《罗敷歌》。韩子曰：长袖善舞。《国语》曰：郑伯纳女乐二八。歌钟已见《魏都赋》。”

《集注》本为重出前注。胡刻本既从善注“已见”条例，又复引前注，与善注条例相悖，且复引前注引《国语》又脱“歌钟二肆”关键一句，错乱不堪。《集注》本李善注当从“已见”条例之条多重出前注，仅偶有“已见”之条，这一情形恐不是《集注》本编者所重出，或是《集注》李善本是一体例尚未统一的较早的李善注本。

从上面所举《集注》李善本卷目篇题正文、注文与《古抄无注三十卷》本、天圣本、翻宋尤刻本之胡刻本异同比较，可以确切见出《集注》李善本是一个讹误最少且不乏唯一正确之处之本子，于校勘李善注本的文献价值远在诸旧本之上。由此推知，《集注》所采李善注本应是一个最接近李善注本原书的唐抄本。

（二）《文选钞》

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六著录《文选集注》零本三卷，谈及《抄》、《音决》云：“考见佐世《见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抄》六十九卷，公孙罗撰。又载《文选抄》三十卷，缺名氏，未知孰书。第百十五卷首题云：今案《抄》为郭林宗。”

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关于《钞》的作者问题，有一大段论述，现引如下：

屈守元先生引向宗鲁先生说，《抄》即两《唐志》的六十卷本，《音决》即两《唐书》的十卷本。《见在书目》称《文选抄》六十九卷，所多九卷，或为后人附益，或“九”字误衍。将《音决》和《抄》归于公孙罗，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表示怀疑，主要的证据是：一、如果二书同一作者，则书中正文文字理应相合。而其实并非如此，如谢玄晖《和王著作八公山诗》“仟眠起杂树”，《集注》说：“今案，《音决》、五家、陆善经本‘仟’为‘阡’。”这说明《音决》此字与《抄》不同，显非一人所

为：二、如果是同一作者，二书所载篇章理应相合，而其实又非如此。如《集注》卷六十一上，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篇题下案语称：“以后十三首《抄》脱”亦见二书必非同一作者；三、《集注》卷四十七曹子建《赠徐干诗》有“《抄》曰，罗云从此以下七首，此等人并子建知友云云。”这是《抄》非公孙罗所撰的明证。看来《音决》或为公孙罗所撰，《抄》当另有别人。据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说，《集注》卷第一百十五卷首题云：“今案，《抄》为郭林宗”。今存唐代史料并不见郭林宗其人，据从森立之所说情形看，此案语夹在卷第一百十五有些可疑，因为从现在可见的《集注》各本看，前面诸卷均引用《抄》注，为何先用的不加案语，而要到卷一百十五始加案语？余读《文选集注》，所疑同于斯波六郎博士，亦以为二书作者不同。

《经籍访古志》说《文选集注》卷第一百一十五卷首有“今案《抄》为郭林宗”。傅刚、斯波六郎把它作为寻找《抄》的作者的线索，我认为是不对的。李善注本卷五十八“碑文”有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陈仲弓碑文一首》、王仲宝《褚渊碑文一首》。《文选集注》卷一百一十六今存，卷首完好，包括蔡伯喈《陈仲弓碑文一首》和王仲宝《褚渊碑文一首》，题作“碑二”，则《郭林宗碑文一首》必为“碑一”，必在卷第一百一十五。《郭林宗碑文》又题作《郭有道碑文》，《经籍访古志》云第一百一十五卷首题“今按，《抄》为郭林宗”，显然是卷首目录篇题为《郭有道碑文》，集注本编者在其题下所加“今按”校语，谓《抄》卷目题作《郭林宗碑文》。不然，何以《郭林宗碑文》恰当此卷？《经籍访古志》作者所见集注本仅三卷，偶见“今按”，遂生误解，今印行之二十四卷中不乏“今按”，皆为集注编者校语。

根据《文选集注》的“今案”语，《抄》与《音决》正文文字差异是比较大的。除了《抄》与《音决》同时异于《集注》本正文的之外，现存《文选集注》二十四卷中，《音决》异于《集注》本正文文字的有七十六处以上，而《抄》有一百三十三处，则《抄》与《音决》之间正文正字差异达二百一十处之多。

《抄》和《音决》注文中的用字也有相异之处，只是“今案”之语没有指出，或许是字体的俗写差异，举例如表：

《抄》	握	傍	碇	瀾	帶	傭	屏	祇	喧
《音决》	握	旁	砦	瀾	凭	櫛	属	祇	誼

如果《抄》、《音决》同为一人所为，则注释《文选》的同一篇文章同一个句子用字不应这么随意才是。傅刚、斯波六郎博士疑《抄》与《音决》非为同一作者，甚是，然举所载篇章理应相合为证，则属勉强，其实，“今案”语是说集注本编者当时所见的《钞》本子是一个有脱佚的本子。现存《集注》二十四卷有两处“今按”注明《抄》的脱佚：

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卅首》下有“今案：以后十三首《钞》脱”。从《古离别》到《张黄门 协》均无《钞》注，占了卷六十一的一半。

又卷六十三“离骚经一首”下有“今案：此篇至《招隐》篇《钞》脱也。”今存《文选集注》卷六十六完整，末篇为《招隐士》，则《钞》缺卷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共四卷。就现存《文选集注》二十四卷中，《钞》就缺四卷半，其它已亡佚的各卷中，《钞》也可能存在这样的缺佚情形。

傅刚、斯波六郎举《集注》卷四十七曹子建《赠徐干诗》引“《抄》曰：罗云从此以下七首，此等人并为子建知友云云”，以“罗”指公孙罗，谓是《集注》所引《抄》“非公孙罗所撰的明证”。这确实是一条得力的证据。但傅刚、斯波六郎仅注目于证明《集注》所引《抄》非公孙罗作，而忽略了这条注文透露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即《集注》所引《抄》与公孙罗《抄》有关系。请看下面诸例：

1、卷四十八陆士衡《答贾长渊一首》“及子栖迟，同林异条”，《钞》曰：“毛公云，栖迟犹息也，谓就鲁国也。机又为吴郎中，非也。案，及，与也，异条即谓常待（当为‘侍’字）洗马也。”

2、卷五十九谢玄晖《和徐都曹一首》“结轸青郊路，迥瞰苍江流”，《钞》曰：“轸，车轸也。迥，远也。瞰，视也。案，结轸谓车相贯也。”

3、卷八十八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减五，下登三”，《钞》曰：“谓封禅也。案，虞喜《志林》匡韦云，《汉书》别本上减五，五者，谓汉隆盛，欲减五帝之一，以汉盈之。师古曰：奇说非也。减，偕也。汉德与五帝偕盛而登于三王之上，相如不应言汉减于五帝也。”

4、卷九十三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 一首》“劳筋苦骨，终日矻矻”，《钞》曰：应劭曰矻矻，劳极貌也。案之，此矻当为𠂔，𠂔，《埤苍》云，𠂔，力作也，

自此以下，譬用贤臣也。

5、同篇“离娄督绳，公输削墨”，《钞》曰：“应劭曰，公输鲁班姓。察案，《礼记》云，季康子母死，公输若方少，请以机封。代本云公输般，宋衷以为当鲁哀公时。刘熙注《孟子》云或以为昭公子。般是鲁人，故云鲁般。”

6、同篇“王良执靶，韩哀附舆”，《钞》曰：“张晏曰，王郎，卬无恤也，字伯乐，善御者也。察案，《左氏传》云，卬无恤御简子，既战，卬良曰：我御之上也。《外传·晋语》云卬无正，《孟子》以为王良。高诱注《吕氏春秋》曰：王良，晋大夫，孙无正、卬良以善御功，死讣于星，《天文志》王良策四是也。《楚词》云孙阳，而《列子》云秦。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老矣，子孙可使求马乎？案，穆公薨至无恤御简子廿有八年，相距已远，寻伯乐岂是无恤字乎？疑晏说误耳。世本曰韩哀作御，又韩哀古韩国侯，作御法，宋衷注云韩文侯也。”

7、卷九十三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一首》“侯公伏轼，皇媼来归”，《钞》曰：“文颖云，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嫗为温，孟康曰长老尊称也。案，此媼则谓吕太后也。”

上面六例中的“案”或“察案”，显然是《集注》所引《抄》的作者所为。其例4、例5、例6、例7中“案”、“察案”可看作是对征引的考辨；而例1、例2、例3中“案”则为补注性质，其“案”前当为引别家注文。可见此《抄》为引他家注文而加“按”语。“察按”之“察”，即此《抄》编者之名。检此《抄》引书与李善注引书多不同，自有特点，“按”亦无袭李善注的痕迹，当与李善注为同时成书之作。与李善同时注《文选》成书者，唐代文献记载唯公孙罗，同时其他曹宪门生治《文选》者如许淹、魏模等皆仅治音，只有《音》书。以此与《集注》卷四十七曹子建《赠徐干》引“《抄》曰：罗云从此以下七首，此等人并子建知友云云”一条合观，此《抄》绝大可能为采公孙罗注而加考辨补注。此《抄》或即是日本《见在书目》著录之缺名氏之《文选抄》三十卷本，其为三十卷，或是抄者以一无注三十卷本抄入公孙罗注且加己“按”，其正文非公孙罗注本，其与《音决》有异，缘故或出于此。

《抄》重在文字训诂及疏释文句大意，疏释多确切，可与李善注相互发明；又颇提供了一些所见文章传本异文，于校勘后出通行《文选》甚有价值。如：

卷一一二潘安仁《汧马督诔一首》“今追赠牙门将蜜印绶，祠以少牢”注：“李善曰：王隐《晋书》赠马敦诏曰：今追赠牙门将蜜印画绶，祠以少牢。《钞》曰：蜜，蜡也，凡追赠死者用蜜蜡以为印绶。臧荣绪《晋书》曰：‘惠帝赠马敦牙门将蜜印画绶。’今《文选》本并无‘画’字。或改‘蜜’为‘军’，非也。”《抄》与李善注正好互证发明，又校正了“蜜”作“军”之误本。宋以来《文选》传本正文、善注皆作“牙门将军印绶”，则未明晋时故事而改。《抄》讲明了晋时故事，而引臧荣绪《晋书》又正与李善注引王隐《晋书》互证。若无《抄》所释，《集注》李善本“将蜜”遂成孤立，即无以断定宋刻“将军”必误，则只能断为二作并存了；《抄》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抄》注疏释大都翔实如此，远非五臣注之疏释可比，是《文选》注中博洽仅次于李善注的一种。由《抄》的疏释及《集注》“今案”见出，其正文与李善本绝少相异，亦是一个接近萧统原编的本子。

（三）《音决》

日人藤原佐世的《见在书目》记有“《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旧唐书·经籍志》记为“《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撰。”《新唐书·艺文志》载：“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目前，《文选音决》即《旧唐书》所载《文选音》的观点，已得到广大同志的认可。两《唐书》中，一记为《文选音》，一记为《文选音义》。屈守元先生说：“《新唐书·艺文志》及《两唐书·儒学传》所称《音义》十卷，皆宜作《音》。”《文选集注》所采《音决》当即是藤原佐世《见在书目》著录的公孙罗《文选音决》十卷。

《音决》所采用的注音方法，有直音、反切、协韵、声调、如字等，一字诸家异读亦注出，并断其是非，集其前《文选》音注之大成。《文选》中赋、诗、骈体文是讲究音调谐和的作品（尤其是齐梁之作），音读是《文选》研究和鉴赏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作品要用方音阅读才能音律谐和，《音决》亦指出，如：

卷八《蜀都赋》“其中则有巴叔巴戟，灵寿桃枝，樊以菹圃，滨以盐池。”《音决》：“菹，音祖，又在古反，蜀俗言也。”卷五十六陆士衡《挽歌三首》“周亲戚奔凑，友朋自远来。”《音决》：“来，协韵，力而反，吴俗言也。”卷

八《蜀都赋》“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垂，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音决》：“西，协韵，音先，秦俗言也。”又，《蜀都赋》^{今读怀谷}《音决》曰：“谷音欲，秦晋之俗言也，又如字。”

《文选》研究由萧该《音》及曹宪《音义》发端，然二家之书皆亡，唯《集注》本引《音决》中尚保存了如下诸条：

1、《蜀都赋》

(1) “汨若汤谷之扬涛，沛若濛汜之涌波”《音决》：“汨，蕭音骨，曹，胡没反。”

(2) “剧谈戏论”《音决》：戏，訖义反，诸蕭等咸以械，许奇反。

2、《吴都赋》

(1) “玩其磳砾而不窥玉渊者。”《音决》：“磳，七历反，蕭，千积反。”

(2) “泓澄^{新漆}”《音决》：“澄，曹，直耕反，又如字。”

(3) “跃龙腾蛇，蛟鼉琵琶。”《音决》：“琵，曹步兮反，又音毗”。

(4) “彫啄蔓藻，刷盪猗澜。”《音决》：“喇，蕭音所劣反，曹音子六反。”

(5) “异^{考苦}”《音决》：“^考，《字林》况于反，曹苦花反。”

(6) “石帆水松，东风扶留。”《音决》：“夫，蕭方于反。”

(7) “琴筑并奏，笙竽俱唱。”《音决》：“并，蕭步冷反。”

(8) “腾超飞超，争接悬垂，竞游远枝，惊透沸乱。”

《音决》：“超，王协韵，丑照反，蕭吐予反。透，蕭诗六反，或他豆反。”

(9) “渊客慷慨而泣珠”《音决》：“忼，曹何朗反。慨，何代反（今案：《音决》‘慷’为‘忼’。）”

(10) “岐嶷继体，老成弈世。”《音决》：“岐，曹音奇，又巨支反。”

(11) “都輦殷而四奥。”《音决》：“^奥，蕭于六反。”

(12) “紵衣絺服，杂沓从萃”《音决》“漣，蕭先项反，又四踊反。”

(13) “将校猎乎具区”《音决》：“校，蕭胡孝反。”

(14) “乌浒狼^晚，夫南西屠。”《音决》“乌，蕭乌古反。”

3、谢惠连《七月七日夜咏牛女一首》

“瞬目^覩曾穹”《音决》曰：“^覩，所买反，蕭音所口反。”

4、屈平《离骚经一首》

(1) “长咸淫亦何伤”《音决》曰：“顛，口感反，《玉篇》呼感反，顛，胡感反，曹减淫二音。”

(2) “路漫漫其修远兮”《音决》“曼音万，蕭武半反。”

5、宋玉《招魂一首》

(1) “身服义而未沫”《音决》：“沫，亡口反，蕭音亡盖反。”

(2) “五谷不生，丛菅是食些。”《音决》：“丛，在东反，曹音口，口通蓼，古颜口或为菅，同。”

(3) “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音决》曰：“参，七男反。牛，曹合口呼谋，齐鲁之间言也。”

6、刘安《招隐士一首》

“蘋草蘼靡”《音决》曰：“蘋音频，案，此即《字林》所谓青蘋草者也。蕭、騫等诸音咸以为蘋音烦，非。”

7、曹子建《七启八首》

“抗招摇之华旌。”《音决》曰：“招，之遥反，蕭音韶。”

8、繁休伯《与魏文帝笺一首》

“騫姐名唱”，《音决》曰：“姐，蕭子也反，曹也预反。”

9、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一首》

“清水淬其锋”，《音决》曰：“淬，曹七对反，蕭子妹反。”

10、王子渊《四子讲德论一首》

“是以刺史……鄙人黥浅，不能究识。”《音决》曰：“黥，王音暗，蕭音奄，或为口，同。”

以上诸条，是蕭该、曹宪两位《文选》学始祖著述仅存的遗文，至为珍贵。

《集注》所引《音决》集前代《文选》音注之在成，而其价值尚不仅于此，还在于它是研究中古语音的重要资料。同时，《音决》摘字注音，于《文选》传本异文亦列出，辨其是非，而其产生于盛唐前，反映的是盛唐前《文选》传本面貌，接近蕭统原编，于校勘《文选》传本价值亦高。而且由《集注》编者于《音决》后加“案”语，可考知宋刻《文选》的李善音和五臣音的正误（宋刻五臣本曾以宋音改五臣音）。

上文对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作了四项专题探讨。其《集注》残卷的发现和印行一题，在前贤介绍的基础上，对其散佚原因和前贤对散佚之卷得主记载之失实者作了新考索。其《集注》编者及编纂时代一题亦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作了些新探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其《集注》编纂体例及《集注》的文献价值二题，则前贤少有论及，大都为校读《集注》的发现和见解，或许对阅读《集注》者有所启示和帮助。

结语——从科举看唐代《选》学的兴盛

《文选集注》所采李善注本、《文选抄》、《文选音决》、陆善经注《文选》、五臣注《文选》，反映了唐初及开元两个时代《文选》学的兴盛，汇聚了自隋萧该《文选音》以来至唐开元《文选》学的成就。《文选》自隋萧该《音》发端，至唐而注家蜂起，形成《文选》学，这与自隋代兴起而盛行于唐的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隋代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使得各级官僚机构迅速扩大，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说：“科举取士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为满足中小地主的政治要求和国家官僚机器的需要而首先在隋朝萌发。”在隋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普遍实行以门第高低为标准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高门大户的士族地主把持着选举大权，庶族寒门难以进入政权的中上层，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局面。隋朝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但国运不长，所以科举制度在唐初还刚刚处于整理和发展阶段，但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取得中小地主的支持，科举制度势必逐渐取代门荫制度，同时，广大庶族知识分子也有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

《新唐书·选举制上》说：“唐制，取士之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上面所举各科举之目虽多，但设立年代不一，有兴有废，其中只有明经和进士二科，在唐代始终存在，也是唐朝最有影响的考试。明经主要考试“帖文”，即履盖经文的前后，要求考生把所缺部分补出来，如同现在的填空。另外，还可以考经义和策问。杜成宪《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有“唐初进士科只试对策，唐高宗晚年形成帖经、杂文、对策三场。唐中期三场考试偏重杂文，尤其重视诗赋考试。唐后期强调考试经史。”明经科和进士科虽然并存，但是进士科较明经难考，百人之中仅取一、二人，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相应的，进士之举也最为尊宠。《唐摭言》“散序进士条”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退一步讲，不管是明经还是进士科，只要考策文，就要求举子们必须掌握各种实用文体的规范和写作技巧，尤

其在强调诗赋杂文的一段时期，通过研习《文选》，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提高自身的写作才能，更是举子们的首要任务。唐人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并序》说：“自开元、天宝间，万户砥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文选》对读书应举之人是相当重要的。《文选》一书，收录的文体达到三十九类，且都是各代文章之菁华，这些篇目，完全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范本。《文选》及其注释中含有很多典故和有关风俗、地理、名物的知识，这些东西也可为士子们写作针对时事的策文提供资料。不仅如此，在一些考试中，《文选》中的文体和文章往往被当作标准或摹本。唐人范攄在《云溪友议》中写道：“文宗元年秋，诏礼部高侍郎锴复司贡籍曰：‘夫宗子维城，本支百代，封爵便宜，无令废绝。常年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名，在卿精拣艺能，勿妨贤路，其所试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主司先进五人诗，其最佳者则李肱也。次则王收《日斜见赋》，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上面所引的诏书中已规定了评判的标准应是“赋则准常规，诗则依齐梁体格”，赋类中最佳的是王收的作品，“则《文选》中《雪赋》、《月赋》也”指摹仿了《文选》中的《雪赋》和《月赋》，此文被评为头等，肯定符合“准常规”的要求，可见当时的人以《文选》之赋为赋之常规。李白、杜甫是唐代两位最杰出的诗人，二人其实也深受《文选》一书的影响。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记李白“前后三拟《词选》（当为《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杜甫也在诗中多次提到《文选》。他的《宗武生日》诗有“熟精《文选》理，休觅綵衣轻”的句子，此即希望其子宗武能熟读《文选》，学到其中作文的要义。又《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说：“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既然《文选》对士子如此重要，那么唐代培养人材的各级学校当然应该教授《文选》。《朝野僉载》说：“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缙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在唐代的学校体系中，乡学是最低一级的学校，《文选》既然在乡学被教授，这说明该书简直是当时最基本的教科书。在唐时，《文选》还被制成书法作品，可见它很受人们喜爱。《旧唐书》称，唐高宗“以（裴）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

对《文选》一书，唐代也有不逊之辞。唐李德裕曾经对唐武宗说：“臣无

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很多人认为上述李德裕非议进士，看轻《文选》的言论源于“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李德裕不是“复古派之文雄，何以亦薄《文选》之书？推究其故，岂不以‘熟精《文选》理’乃进士词科之人，即高宗武后以后新兴阶级之所致力，实与山东旧族以经术礼法为其家学门风者迥然殊异，不能相容耶？”但有些人认为李德裕的言论是针对唐后期科场日益腐败的现象而言的，目的是为反对科举中的浮华之风，以经术、礼法统一士人的思想，扭转当时政治上的动乱局面，加强中央集权，而不是士族与庶族地主的权力之争，《新唐书·选举志》就说：“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侯力说：“自开元、天宝以后，地主阶级内部确实存在着政治利益和派别利益的不一致，但绝少有士庶之间的不相容。”（《从士庶分野到士庶合流——唐代地主阶级内部变动与科举的关系》）还有人认为门荫制度在唐后期已经衰落，旧族和科举新贵也是在科举上争胜。所以李德裕之语不当视为科举与门荫制度之争。实际上，李德裕自己对《文选》应该也是很熟悉的。屈守元先生就在《〈文选〉导读》中引用李德裕自注其文《文章论》时谈到《文选》中的诗押韵数目的事，指出李德裕反对《文选》，实属违心之谈。另外，从李德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推知，李德裕的先辈在“登第”之前，手上肯定有《文选》一书，这样才可能有“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之说。从其先辈虽不喜《文选》，但为科举成功，不得不学习《文选》来看，在唐代，《文选》一书确实是举子们绕不过的一本教科书。

参考文献:

- 1、《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周勋初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 2、《文选》李善注 清胡克家翻南宋尤袤刻本 中华书局 1977 年影印本
- 3、《文选》李善注(残) 北宋国子监天圣年间刻(常思春先生校本)
- 4、《文选》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 (常思春先生过录傅增湘校本)
- 5、《文选》五臣注 南宋陈八郎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 1981 年影印
- 6、《文选》六臣注 《四部丛刊》本 上海书店 1989 年影印本
- 7、《资暇集》 唐李匡义撰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8、《文选李注义疏》 高步瀛著 曹道衡、沈玉成点校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9、《文选学》 骆鸿凯撰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 10、《〈文选〉导读》 屈守元著 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 11、《〈文选〉版本研究》 傅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12、《昭明文选研究》 傅刚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 13、《昭明文选研究》 林聪明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版
- 14、《昭明文选研究》 穆克宏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15、《〈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四届国际《文选》学研讨会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 16、《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国际《文选》学研讨会论文集) 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
- 17、《罗雪堂全集初编》(一) 罗振玉撰 台湾大通书局 1986 年 2 版
- 18、《日本访书志》 清杨守敬撰 清光绪二十三年邻苏园自刻本
- 19、《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严绍璦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 20、《汉书》 汉班固撰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 21、《三国志》 晋陈寿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22、《梁书》 唐姚思廉 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 23、《隋书》 唐魏征等 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 24、《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25、《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26、《大唐新语》 唐刘肃撰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 27、《唐语林校证》 宋王谠撰 周勋初校证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 28、《唐摭言》 五代五定保撰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29、《云溪友议》 唐范摅撰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30、《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撰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31、《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 许树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32、《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 33、《从士庶分野到士庶合流——唐代地主阶级内部变动与科举的关系》 侯力 人大复印资料(三国两晋隋唐史)1984 年第 8 期
- 34、《唐写〈文选集注〉残本中陆善经行事考略》 虞万里 书目文献出版社 文献 1994 年第 1 期
- 35、《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杜成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 年第 3 期

后 记

三年前,在惶惑之中考入了川师。现在即将毕业,不由地回想起三年来所经历的人和事。既然是研究生,学习如何发现和处理问题就应该是其主要的目的。我虽生于农家,却也愚顽怕读文章,又拘谨而好使气,所以,我还没怎么进入状态。以前,或许是无知者无畏,我对“研究”一词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自从自己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之后,才体会到前人置身于学术的信念之坚定,对其用力之深,不由得自惭形秽起来。常思春先生常对我说,做学问要相当自信才好。我知道,自信往往能使我们不囿于前人,但是这世上没有无原由的自信。在毕业论文地写作中,我得到了常先生悉心地指导,无私提供收集的《文选》版本和校本。特别是在定稿前夕,常先生作了艰苦的修改工作。这个修改过程,给我直观地展示了围绕论题选择和运用材料的方法,给我的启示颇多。三年中,父母一直以一种无私和浓烈的方式关心着自己的孩子的成长。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与各位师兄、妹相处也很融洽,并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照顾。我想,虽然没有做出什么令人欣慰的成绩,但这三年无疑还是我此生之中重要的一段时光。在此,一并谢过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邹明军记于四月二十日。

勘误:

中文摘要	倒数第 2 行	“简明扼要”中“厄”字应为“扼”
英文摘要	第 1 行	“Reach”应为“Researches”
	第 5 行	“explains”应为“explanation” “form”应为“form”
	第 10 行	“edit”应为“edited”
英文关键词		“worth”应为“worthy”
正文第 1 页	第 15 行	“提供”后脱“的”字
	倒数第 2 行	“介绍和讨论”中“和”应为“并”字
第 6 页	第 10 行	第 12 字“至”字应为“致”字
第 7 页	第 1 行	“二即作于”之“二”字应为“志”
第 12 页	倒数第 5 行	删去“李善注中还为”中的“还”字
第 20 页	倒数第 4 行	“其深其有”中的第二个“其”应为“则”字
第 32 页	第 16 行	去掉“准常规”中的“准”字
第 36 页	第 9 行	“悉心地指导”中“地”字应为“的”字